



记得儿时乡间的一个童谣：“枇杷青枇杷黄，枇杷吃在收麦场”。麦子黄了，枇杷也黄了。

枇杷树好像不是如东的传统果树，小时候的我几乎没有见到过，就是枇杷果也只是在枇杷罐头里看到。最初见到它，是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子里，去皮去核的黄色果肉流淌着蜜一样的味道。家里有人牙疼起“火”，能买一瓶枇杷罐头吃，那是很奢侈的事。煎中药，找枇杷树叶做药引，得跑出老远去找，去向人家索要。上小学的时候，当读到《琵琶行》，就忍不住想起了好吃的“枇杷”。

母亲曾栽过一棵枇杷树，母亲把枇杷树栽在屋子东北角的空地上。我家的枇杷树跟所有枇杷树一样，有一个硕大的树冠，不知道是品种问题，还是生长位置不对，我家枇杷树结出的果子很小，核子却不小，这让我改变了对枇杷的美好认知。不过，它倒是让我知道了不少关于枇杷树生长的常识。

枇杷的花开在冬天。当寒风席卷大

地、草木凋零的时候，枇杷开花了，枇杷的花堆在枝头上，或乳白，或淡黄，衬托出严冬时节超凡脱俗的清雅之姿。枇杷开花，没有蜜蜂、蝴蝶相扰，在晨起的雾霭中，在夜晚的霜冻里，如同绝世美人，特立独行。站在树下，只觉那花香卷其香，美如笑靥，清冽优雅。

冬去春来，花谢结实，初夏的枇杷由青转黄，直至采收，变得金黄圆润。读过不少古人赞美枇杷的诗句。唐代杜甫有《田舍》诗：“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鸂鶒西日照，晒翅满鱼梁。”南宋戴复古有《初夏游张园》：“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陆游写有“杨梅空有树团团，却是枇杷解满盘。难学权门堆火齐，且从公子拾金丸。”

枇杷有药用价值，它的叶是老人家煎中药常用的引子。据《本草纲目》记载“枇杷能润五脏，滋心肺”，《群芳谱》里说：枇

杷果秋荫、冬华、春实、夏熟，备四时之气。枇杷是兼容了四季之气的果实，特别是花开冬天，具有清凉解热功效。枇杷的果、叶，甚至树都有用，它是一种富有奉献精神

的树木。数年前，农村实行土地大面积流转，有人连片栽种枇杷树，长成郁郁葱葱的枇杷林。但一直没看到那些枇杷林挂过枇杷果，种树大户似乎并不是为了采收枇杷果而种枇杷树，我至今不知道他们大面积种植的枇杷树去向。

我家搬入小区以后，我在院子东侧栽下一棵枇杷树，小苗的时候，因修剪机让枇杷树受过几次伤，每次受伤，我都要为其做一次包扎。因为有伤，枇杷树生长缓慢，直到前年，才结出几颗小枇杷果。去年，枇杷树终于挂满金果，不过，果实极小，枇杷树就长在路边，整天有人从树下经过，却对之视而不见，就连小孩子都不愿意采摘，倒是乐坏了一群小鸟，它们天天叽叽喳喳地在枇杷树上飞来飞去，过了一段浪漫的幸福时光。



枇杷黄了

□孙同林

南通楹联

“琅峰北望”邵大苏

□李建新

邵大苏(1898—1938)，原名邵森，字大樗，后改字大苏，号樗庵。南通人。幼好文学，曾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文才深得著名学者徐益修、柳诒徵、王伯沆等师之器重。毕业后执教于南通、扬州、安庆、徐州等地，后于南京任职。抗日战争爆发，政府欲西迁，乃辞职回里。南通沦陷后，避难以迁通州兴仁、西亭等地，因染时疫而卒，年仅41岁。生平于古诗词联语之外，兼擅医术，尤精琴艺。早在南京求学时，适逢诸城古琴大师王燕卿莅校传授古琴，乃有机会拜列门墙，潜心钻研。数年内尽得王夫子亲传而为衣钵弟子。归乡后即与同学创办梅庵琴社，初聆琴艺，授徒门徒，使梅庵琴学得以弘扬。

邵大苏在南通文学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其楹联作品虽数量不甚多，却以擅长忆旧怀友之作而名世。如：

风雷满长安，客馆宵谈，劳苦平生多壮语；

兰膏移短晷，江城春望，艰危一瞬失奇才。

这是一副记述老友汤千里的挽联。上联叙事：与老友初识于长安的时间(雪夜)、地点(客馆)、事由(畅谈)，描述得清晰备至；下联抒情：用“兰膏移短晷”，表达身在“江城”的挚友夜以继日、思念故友的拳拳之心。尤为末分句表示时光奇促之“一瞬”之间，而“奇才”顿失的悲痛之情，令人泪目！另如：

琅峰北望樗胡止；

淞水东流剪不归。

——又代李升伯

此为赠友联。紫琅峰“北望”与下联的淞水“东流”，各为朋友相会相聚的地点。“投胡”语义较为模糊，给人以联想的空间，亦可理解为求学、远行，而于其间中阻，留下悬念。下联一“剪”字，颇为丰满。“剪不断，理还乱”，既加固了思念的分量，也加重了友情的效果。再如：

金石文章，天人经济；

神仙眷属，裙屐风流。

——贺景幼南顾明漪之婚

上联前分句为写实景顾二人文采并茂之美满婚姻，后分句为虚拟，如“天作之合”般的珠联璧合；“经济”非当下所用之时语，而指最佳之配搭。下联用直笔，既赞美“神仙”眷侣，也婚写一对新人之浪漫情怀——是一副“美”“艳”结合之贺联。邵大苏赠友、怀友联居多，且情真意切，荡气回肠。如：

尊酒记论文，半榻茶烟初入梦；

名园成感旧，漫天风雨不关秋。

——致成子言

尊同“樗”，怀友、杯酒论文，是旧派文人之嗜好，而“初入梦”复写与友“论文”之余波。下联前分句记初逢之地点，后分句抒思念挚友之真情，尤为“不关秋”中之否定句式，“漫天风雨”既与悲“秋”无关，那必然与人间沧桑有涉。理性批判之感悟、俗世艰窘之凄凉，跃然纸上。与科学(医学)结缘，与艺术(古琴)结缘，与联语(楹对)结缘，成就了属于江左南通文人遗存的“民国范儿”。作为联家的邵大苏正是如此，以他41岁的年轻生命诠释了这一点。(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

通谚撷趣

阵阵不离穆桂英

□黄步千

阵阵不离穆桂英：穆桂英是杨门女将。喻事事都少不了的能人。陈年：一般指去年。隙阵过：一会儿工夫。随茶便饭：客气话，随便喝点、吃点简单的东西。郎不郎秀不秀的：文不像个秀才，武不像个兵，无可取之处。冲家：原指大水冲毁家，后来泛指家庭破败，一无所有。冷暖自知：一般指天气冷暖，多指人情冷暖、事理是非。冷水里发酵：冷水里发酵是不切实际的妄想；不要再提不愉快的旧事。冷是冷的风，穷是穷的债；没风不会太冷，不欠债不算穷。提醒人不要站在风口里，不要借债。冷粥冷饭好冷，冷言冷语难受：苦点不可怕，闲气太让人受不了。凄凄把：怕火不旺，添柴禾。喻火上浇油。冰似烂清人：冷得像冰。豪燥：赶快。齐德俱：毕毕齐。阴笑：暗藏阴谋，不怀好意地笑。阴处：背光处；隐私处。阴不来哈：阴阳怪气；阴沟里翻船霉透了。限数：寿数；指活的天数。夜作：带夜工作。

濠滨射虎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一)

初到西湖品茶(二字湿地植物)大藻

作者:周松林 评析:邓凤鸣

目前，品茶已从文人雅士的专属爱好，逐渐演变成一种大众化的休闲方式。在西湖风景区，茶馆林立，背山面湖，自然淳朴，亭台楼阁，水榭花墙，环境清幽，与西湖景观构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深受游人 and 市民的欢迎，光顾者络绎不绝。人们一边品尝沁人心脾的茶，一边悠闲地欣赏湖光山色，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完全迎合人们期望回归自然的心态与时尚。

该谜谜面描绘了“初到西湖品茶”的喜悦心境，实际曲径通幽，暗隐字形扣合玄机。“初到”和“西湖”依方位法分别取“到”字的初始部分“一”和“湖”字的西部“?”，“品”字踏实。“新茶”本指“当年春季从茶树上采摘的头几批鲜叶加工而成的茶叶”，在谜中，“茶”字要被拆分为“艹、人、木”三部分，然后以新的姿态出现。这时，依谜目的要求，首先将“一、人”拼合为“大”，剩下的“艹、?”、品、木”四字素自然组合为“藻”。

“大藻”本为湿地植物的一种，人谜后，把人带入“初到西湖品茶”舒适惬意的意境中。“新”字作为抱衬词，指挥若定，轻而易举地把各字素连缀成谜底，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江海风物

沙地女人的“布头篮”

□杨汉祥

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带刚上小学的外孙女去邻县参观一家小型民俗博物馆。馆内展出当年通东一带沙地人家所用的各种老式家具以及其他各种老物件，外孙女格外新奇。突然，她在一只用芦苇编织的小芦篮前面驻足不前，并仔细打量起来，因为她不懂这是什么物件，也不懂有什么用途。我走过去看了先也是一愣，毕竟时隔数十年，一时记不清这是何物，最后才好不容易想起来，这不是当年沙地人家女人专用的“布头篮”吗？在这四五十年前沙地人家中都能见到，于是我就给外孙女详细讲起这个老物件的名称与用途。

所谓布头篮，实际上与北方人家中备有的“针线箩”属于同一类物件，都是家庭主妇乃至大姑娘、小媳妇的必备之物。但两者之间也有不少区别。比如，在制作材料上，针线箩是用竹子破成竹篾编制而成，讲究一点的用藤条编制；而布头篮是把芦苇轧成芦篾后编制而成。在形状上，针线箩呈圆扁形，小巧、精美、玲珑；而布头篮则是方底圆帮，像一只没有提把手的小竹篮，而且比针线箩要大得多，做工也没有针线箩那样精致与细巧；在其用途上，针线箩是专门用来存放女人做针线活时用的缝衣针、顶针、剪刀、线团、线板之类；而布头篮内放的除了这些针头线脑外，更多的还有从各种布料上裁剪下来边角斜料，小的只有手掌大小，大的有两三尺之多，当地沙地人称之为零头布。另外，像量布的竹尺、扎鞋底的锥子以及鞋楦、鞋拔子之类的物品一般都放在里面，所以布头篮存放的东西十分繁杂。记得过去大人看见自家小孩衣服口袋里乱七八糟、所塞的东西太多时，就往往嗔怪着说他们的衣服口袋像一只布头篮。

过去沙地人家的主妇何以要备上那些有别于针线箩的布头篮呢？原因是她们平时除了经常用针线缝制衣裤外，更多的还要缝补衣物。由于过去人们生活条件差，做上一套衣服后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给一家人缝补衣服成了很多家庭主妇空闲时间常做的一件活计。缝补衣服除了用缝衣针、顶针、剪刀、棉线之类外，还要用到各种颜色的布头布脑。再为了做针线时使用方便，人们就想到干脆用芦苇篾去编一只布头篮，把这些所用到的物件全装在里面。难怪过去常有人戏称这布头篮就是女人们缝缝补补时所用的“工具箱”与“配件箱”。记得我小时候逢到请母亲帮我补穿破了的衣服时，她就一边拿起破衣服仔细思考着该怎么补才合适，一边让我去她房间里把布头篮拿过来，接着她就从里面找出针线以及合适的布片，并专心致志地缝补起来，这就是当年我母亲做针线活时的“标配”动作。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衣服裤子等穿戴物件全部买现成的，很少有人愿意穿手工缝制的老式衣裤。衣裤一旦穿旧了就当淘汰，穿破了也根本不会去补，所以针线活早已从家庭主妇手中淡出，于是布头篮也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即使在通东沿海一带的沙地人家，也很难再见到布头篮的踪迹。至于有人家留下的布头篮被当作“古董”，或作为老物件摆放在民俗博物馆里，也是情理之中。



捉蜻蜓 □楼传兴

长江边

□海德

小时候，母亲出门种田临走前总要吩咐一句：“乖侯，听话，在家好好戏，我到海边去种田去啦。”哦，原来，我是出生在海边的孩子。

海，还真的很大，一眼望不到边，阳光下，白茫茫一片，有船儿在水中行驶。我第一次跟着母亲，爬上小山似的堤岸，抓住母亲的衣角，怕跟丢了，一个人认不得家。站在堤岸望着大海，觉得好宽好远好广阔啊！看不到对岸，海，真的太大了……后来，上了小学，才知道这不是大海，叫长江。到海边，其实是到江边。我的母亲说是海边，村子里的人说是海边，连我93岁的祖母也说是海边。可能，因为这里曾经是汪洋大海，狼山是一座孤岛，祖祖辈辈叫习惯了“海边”。到了我们这一代，再也没有人叫“海边”了，实至名归，称“江边”了。

长江边，是孩子们的乐园。长江堤岸南到黄泥山脚下，北到不知啥地方。长江很长，长堤很长，犹如一座泥土修筑的长城逶迤连绵几十里，拦涛挡浪，防止洪水泛滥，保卫堤内城乡百姓的安宁。那时涨潮，我们坐在堤岸上，可以双脚伸进江水里荡来荡去。江滩芦苇顶部的芦花随波逐流，时浮时沉，好像翻着白眼濒临死亡的鱼儿，与层层叠叠的浪花搏击，作最后的挣扎。退潮了，露出大片的芦苇和大大草，金黄色的芦苇荡和青绿色的大米草相映成趣，潮水退到江中，长江一下子变狭变窄了许多，对岸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仍然是水天一色。我们赤着脚穿过芦苇荡，走过米草滩，追逐着浪花，跑得很远很远。轮船一声吼叫，从我们面前驶过，汹涌的浪潮席卷而来，打湿了短裤、衣裳，干脆扑进江水里洗个痛快澡。轮船助推助澜过后，江水又慢条斯理地流着，仿佛发过脾气的妇女变得斯文起来。江边的孩子懂得潮水的规律，长江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我们再也不往前了，不远处是航道，深不可测，那是最危险地带。玩够了，返回到大米草滩，躺在那里，软绵绵的，还有种淡淡的青草水香。长江和大海不一样，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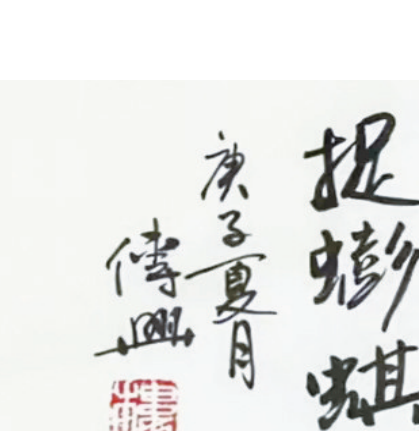
江里细沙铺底，恰似母亲的怀抱，温柔无比……

回到江堤上，小伙伴们口渴难忍。在水里扑腾了半天，精疲力尽，也渴了，江水浑黄如泥汤，是喝不得的。江堤旁长着一簇簇矮矮的茅草，茅草里藏着一棵棵茅针，仔细找才能发现。差不多的草拔起来，一层层剥开，露出长长的尖尖的草芽，就像被子的长针一样，故名“茅针”。放到嘴里慢慢嚼，一股清香包裹着的甜味满口生津，我们“拔茅止渴”。如果还是解不了渴，就去芦苇荡拔芦根，到水里一洗，白白的嫩嫩的，吃起来甜甜的水水的，像甘蔗一般，我们称之为“本土甘蔗”，清淡、香甜。

小孩子喜欢睡懒觉，母亲就在我们耳边唠唠叨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捞潮头还得起早呢！”我们小，不知道啥意思。她说，某某某昨天早上在江边捞了一个水桶，某某某捞了一张桌子……慢慢地晓得了，长江不时地不知从哪儿漂来一些物件。可能被风浪刮沉了船上用具，随着潮水漂到岸边，叫“潮头”。起大早到江边才能捞到，晚了，“别人牵牛，你去摸桩”，什么也捞不到了。意思教导人，不能好吃懒做，起早是勤劳人的一种习惯一种精神，从小养成，受用一生。

长江边还有一句话，“捞到了一块板，漂走了一扇门”，有个人起早“捞潮头”，捞到了一扇门，得意忘形地想，今天“开门迎财了”。舍不得回家，丢在江滩上，眼睛像探照灯似的四处搜索，远处的江潮中上上下下浮动着一样东西，漂流着。他马上沿着石堤追寻，那“潮头”往狼山方向漂去。他如“后羿追日”，锲而不舍地踩着潮水追过去。快到黄泥山，终于追到了，原来是一块木板。他喜出望外地扛着木板往回走，那扇门呢？刚捞上来的那扇门怎么不见了？江滩上留下一行陌生的脚印告诉他，那扇门被后来“捞潮头”的人扛回家了。早知如此，“夜里尿床，一夜不困了”“做了一夜的鞋子落在烘缸里——没了”，他后悔极了，不断地自责。“捞了一块板，却被人拿去

雨丝风片



今年，当枇杷挂果的时候，有朋友来，他对种果树比较在行，看到枇杷树上果实密密匝匝，便说，结得太多了，要疏果。还要疏果？朋友不经我同意，便爬在板凳上，三下五除二，每个枝上都摘去一些，树下扔了一地的青果，让人很是有点心疼。转眼间，麦收时节，树上的枇杷开始转黄，果然，那果实有去年的两倍大——原来果树是需要疏果的，疏果后的果实才更为丰硕。

面对一树金黄的枇杷果，我忽然想起归有光在项脊轩种植的枇杷树，他写过“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归先生虽然没有写枇杷，也没有写怀念之语，读来却让人久久难以释怀。读归有光句子的时候，我不由想起我的母亲来。

这一扇门”，这句话流传开了，告诉人们千万不要得一眼二，“贪小便宜吃大亏”，适可而止。

我们喜欢长江边的早晨；我更喜欢长江边的夜晚……

那一年，我十六七岁，已经是生产队里一名“新社员”了。那天，全生产队社员到长江边割芦苇。临江大队有3个生产队农田紧邻长江边，江滩芦苇按生产队分配收割，几十成百的男女社员聚集在一起，劳动场面煞是壮观。手持镰刀割芦苇，虽然弯腰，却没有割稻子割麦子那么吃力。到了傍晚，芦苇割完了，来不及运回去，一捆一捆，堆在江堤上小山似的。得派人看夜，防止有人“顺手牵羊”，我主动要求“看夜”，是记工分的。我和外号叫“大肚子”同伴，搭好芦苇棚，铺上芦苇，回家匆匆吃过晚饭，赶来值班了。月光下，芦苇收割了，蜘蛛没有了藏身之处，纷纷爬出来四处逃窜。手电筒光一照，匍匐不动东脚待擒，“捉蜘蛛”的我们满载而归。

我们坐在芦苇棚口，夜幕降临，长江换了一副模样，航船稀少，停泊港口码头进入了梦乡。长江，如若白天是苏北大汉的粗犷奔放，那么，夜晚就是江南女子的温存深沉——月光下的江水碎银般地流淌，潮声微微，像母亲哄小孩睡觉的喃喃细语，唱的是轻轻的糯糯的甜甜的“摇篮曲”。小姚港闸外停泊着不少船儿，白帆降落，只剩下桅杆林立。月半鸟啼，我没有听到鸟叫，月儿如钩挂在天边，是在称着船桅的重量？月儿似舟行在云端，是在勘测长江的宽度？还是……远处，随风传来一阵阵阵笛声清脆悠长，让我如痴如醉。这是一幅美丽的“月夜江畔图”的画外音，让长江的夜晚，更加深邃更加静谧更加辽远。“大肚子”的呼噜声打断了我的遐想，不一会儿又翻身睡去。无法入眠，长江边的夏夜，让我成为诗人。

江畔听潮